

晉書

三十六



載記第二十五

晉書一百二十五

御撰

七伏國仁

七伏軋歸

七伏熾磐

馮跋 馮素弗

七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七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眾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純干」。純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七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眾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眾，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眾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溼立，祁溼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眾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溼為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溼為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為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為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俸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無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為符堅將王統所襲，部眾叛降於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眾，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眾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眾。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為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其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類叛於隴西，取遣國仁還討之。步類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符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皇里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

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
取去為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符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
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耻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
累世之資豈可觀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
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將乙旃音泥為左相
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群勇士為右輔弟軋歸為上將
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強川甘松
臣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蘭率衆五千降明年
南安祕且及諸羗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
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以怒我而息寇
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且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
率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符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
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
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于六泉高平鮮卑沒奔于東胡金熙連

晉記二十五

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二千獲馬五千匹沒奔于及熙
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
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軍吒盧烏孤跋擁衆叛
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其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
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弟子
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謚宣烈
王廟號烈祖

軋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群臣咸以國仁
子公府冲幼宜立長君乃推軋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
其境內改元曰太初立其妻邊氏為王后以出連乞都為丞相鎮南將
軍南梁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金城太元
十四年符登遣使署軋歸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
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為其邊害軋歸
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

豆留騎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拔並率衆降于
軋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
賢王軋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旣而擁衆來降軋歸妻以宗女署立
義將軍符登將沒弁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為質請討鮮卑大兜因軋歸
乃與沒弁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九退固鳴蟬保軋歸攻陷之遂還金
城為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岸寶進追軋歸軋歸使其將
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冑連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符
登遣使署軋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
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為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
軋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為梁王后軋歸遣其前將軍
乞伏益州冠軍翟瑄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為興所殺乃還師氏王楊定
率步騎四萬伐之軋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虜聚衆窮兵逞欲兵猶
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負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
軋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軋殫詰

五百九十五

歸引衆而退翟瑄奮劍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
不席卷威振秦梁声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闕外之寄宜宣力致
命輔寧國家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散何面目以
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
瑄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軋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
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
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尽有隴西巴西之地大元十
七年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般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為
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且為右僕射翟瑄為吏部尚書翟勅為主客
尚書杜宣為兵部尚書王松壽為民部尚書樊謙為三公尚書方弘翹
景為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之
死也天水姜乳龍表據上邽至是遣乞伏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軋
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徂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
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軋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

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輔佐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北韋度爲
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命將
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度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
以專征之任度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寬宴安
酖毒竊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五王至理應遠竄今乃
與吾交戰者斯成擒也五王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
州果敗乳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索虜
禿髮如苟率戶二萬降之乳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伐乳歸左
輔密貴周左衛莫若歿羝言於乳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
開業洮罕剋翦群凶威振遐邇將鼓溥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
小屈與女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且遣愛子以退之乳
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勅勃爲質既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彈與乞伏
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乳歸不從謂諸將曰
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度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

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筭不足憚也且其精卒尽在
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
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率伐乳歸使呂延爲
前鋒乳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
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旣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
乃縱反間稱秦王乳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爲乳歸所
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鷓武允五
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程璠率騎二
萬伐吐谷渾視罷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罷遁堡白蘭山遣使謝罪貢
其方物以子宕且爲質鮮卑壘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降乳歸乳歸所
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于苑川姚興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
安峽乳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乳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
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勅敵乘機藉筭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
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且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

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輔佐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北韋度爲
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命將
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度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
以專征之任度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寬宴安
酖毒竊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五王至理應遠竄今乃
與吾交戰者斯成擒也五王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
州果敗乳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索虜
禿髮如苟率戶二萬降之乳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伐乳歸左
輔密貴周左衛莫若歿羝言於乳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
開業洮罕剋翦群凶威振遐邇將鼓溥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
小屈與女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且遣愛子以退之乳
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勅勃爲質既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彈與乞伏
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乳歸不從謂諸將曰
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度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

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筭不足憚也且其精卒尽在
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
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率伐乳歸使呂延爲
前鋒乳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
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旣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
乃縱反間稱秦王乳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爲乳歸所
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鷓武允五
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程璠率騎二
萬伐吐谷渾視罷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罷遁堡白蘭山遣使謝罪貢
其方物以子宕且爲質鮮卑壘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降乳歸乳歸所
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于苑川姚興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
安峽乳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乳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
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勅敵乘機藉筭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
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且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

機在斯一舉卿等勦力勉之若梟剪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迂于柏陽鎮軍羅敷將外軍四萬迂于侯辰谷軋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為興追騎所逼入于外軍旦而交戰為興所敗軋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為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切名哭踰一紀負乘致寇傾喪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主降秦保全妻子群下咸曰昔古公杖策幽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况臣等義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軋歸曰自古死不二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忘我興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為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偃檀迎軋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軋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軋歸懼為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豈存唇齒

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為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軋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軋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軋歸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軋歸既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為偏裨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為振忠將軍興置日太守尋遣使者加軋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党于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兒于皮氏堡並剋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剋之既而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內軋歸甚惡之姚興慮軋歸終為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為主客尚書以熾磐為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二萬七千築城于嶮嶺山以據之熾磐攻剋枹罕遣使告之軋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軋歸軋歸遂如枹罕

留熾般召鎮之。軋歸收衆三萬，迁于度崑山。群下勸軋歸，稱王。軋歸以衆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麻雖發，必與圖錄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籌，壽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新鳥散，固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異。軋數將終，否極斯泰，乘機撫運而實，係聖人。今見衆三萬，足以疆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與四海。鵠望豈宜固守謙沖，不以社稷為本願？時即大位，允副群心。軋歸從之。義熙三年，僭稱秦主，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次位。遣熾般討，論薄地，延師次煩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為尚書，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隴西羌昌何攻剋姚弋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為東金城太守。軋歸復都苑川，又攻剋與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戶於苑川。拘罕姚弋方未能西討，恐更為邊害，遣使署軋歸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軋歸方圖河右，推宜受之，遂稱藩於與。遣熾般召其太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傳檀師濟河，敗傳檀太子武臺于嶺南。

卷一百一十一

一

獲半馬十餘方而還。又攻剋與，剋將姚龍于伯陽保，主憐于永洛城，徙囚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于譚亦軋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于拘罕師次于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軋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水，斬之。軋歸入拘罕，收羌戶一萬二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文統阿若于于赤水大破降之，敗于五谿谿有集集于其手，其惡之六年為兄子公府所弒，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般召軋歸弟廣武智達、陽武木亦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嶽嶺南山，并其四子，輶之於譚郊。荻軋歸于拘罕，偽謚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

熾般，軋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軋歸為姚弋所敗，熾般召太子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與，以為振忠將軍。與晉太守又拜于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北川。及軋歸返政，復立熾般為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軋歸稱藩于姚興，遣使署熾般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号撫軍大將軍。軋歸死，義熙六年，熾般龍衣偽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勅為相國。

翹景為御史大夫段暉為中尉弟延祚為禁中錄事樊謙為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二千餘戶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二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加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元戰爾與之勳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加等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其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為己瑞大悅謂群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傉檀西征乞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龍集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健虔率騎五千追傉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傉檀遂降署為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傉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既兼傉檀兵疆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為王后十年熾磐石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四達為河湟太守因討降乞弗窟軋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弥姐康溥于赤水降之熾磐攻澠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伐姚文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丈距戰大敗之文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太羌二成徙五千餘戶于枹罕令其安東木奔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々所謂有豕白蹄徒歲曇達東徙姚文敗走入木奔于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茲凶方

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以曇達為左丞相其子元基為右丞相麴景為尚書令翟紹為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弋降之至是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二萬降於熾盤石署為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盤石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盤石以提孤效僧終為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弋叛降蒙遜蒙遜率眾迎之弋叔父雋言於眾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為從涼主西遷眾咸以為然相率逐弋推雋為主遣使請降熾盤石大悅徵雋為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孔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眾六千降於熾盤石署為弱水護軍遣其左衛匹達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強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為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盤石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偽位在位三年為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侵生雲雷屯群凶作自晉室遘薛子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噍難以義服伺我阨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褫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軋歸知且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姦謀潛斷俘視罷之眾威策遐奉便欲並言泝隴之餘卒窺崑函之奧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勅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分於外難幸以計全貽巨釁於蕭牆終成凶禍且哉熾盤石叱咤風雲見機而動牢籠雋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澆河之酋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偽業覽其遺迹盜亦有道乎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代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菜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為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

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
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
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元
万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万泥曰頗有見
否万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廆聞
而求焉素弗祕之廆怒及即偽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廆懼
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為避路時賦役繁數人
不堪命跋兄弟謀曰廆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遠首无路不可坐受誅
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万泥等二十二
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
遂殺廆立高雲為主雲署跋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跋讌群僚忽有血流其左臂跋
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談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雲為其幸臣離班
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亦交帳下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

所至請為公斬之於是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眾推
跋為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恒志於靖亂掃清凶桀皆公勲也素
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
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
元元之心群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
不從舊號即國曰燕赦其境內建元曰太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
風俗追尊祖和為元皇帝父安為宣皇帝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
孫氏為王后子承為太子署弟素弗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
弘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万泥為驃騎大將軍
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為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為侍中尚書令陽平
公張興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為鎮東大將軍領右衛
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為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為
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為吏部尚書曰廣宗公王難為
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尋而万泥抗表

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為群賢所推思與兄弟同茲休戚今方難未寧
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為國藩屏雖有他人
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義熙六年跋下書
曰昔高祖為義帝辛亥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巨恩踰兄
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於雒陽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為初
跋之立也方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為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
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麤獷勇氣過人密遣告方泥曰乳陳有至謀
願與叔父圖之方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
騎二萬討之弘遣使喻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群公
以天命所鍾人望攸係推逼主上光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
奈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反于而為闕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
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于今何
謂降也遂剋期出戰與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命三
軍以備不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

壯士千餘人來斫營眾火俱起伏兵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
弘皆斬之署素弗為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馮弘為驃騎大將軍改封中
山公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
務從簡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當垂仁惠无得侵害百姓蘭臺
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逃貲及巨万行貨
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為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
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
朝雖由吾不明所置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尋彝倫
未叙弗勤故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汙辱朝士可
東市考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賅路絕蝮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偽樂
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群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
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
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許焉遣其游擊秦都率騎
二千送其女歸于蝮蠕庫莫奚虞出庫直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

馬千匹許之處之於營丘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振穀帛有孝孝悌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丘張買成周刁溫建德何纂以賢良皆擢敘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為祖父園邑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愴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遠為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為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先是河間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舊邦宗族傾首朝陽以日為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聞絕殊域阻迴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甚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跋許之署匡游擊手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為衛尉封城陽伯睹為太常高城伯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夫為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

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壤无寒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以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自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魏使耿貳至其国跋遣其黃門郎常陋迎之于道跋為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貳之陵傲以激跋二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况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貳不遣是時并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尚箴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為大禍將勃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為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脩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異開府而跋未之許由

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悅之色跋怒醜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為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寔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矜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大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為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跋弟不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驪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為左僕射常山公蠕蠕斛律為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于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為昭儀時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彊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龍襲國古人為難況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繁大眾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勅勤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

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之蠕蠕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有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鄰取亡之道宜還前使脩和結盟跋曰五岳當思之尋而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魏以有備引還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鶴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問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於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為魏所伐東奔高句麗居二年高句麗殺之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群任俠放蕩不脩

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家為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曰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寡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為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偽業素弗所建也及為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脩己率下百僚憚之初為京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動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挑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為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嚚未窺道德欺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

十三

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非雄傑幸以寬厚為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崔曰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寇良猶在茲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贊曰國仁驍武軋歸勇悍矯矯熾殷若臨機能斷孰謂儻虜亦懷沉筭并文起常才馮時叛搜成竊大寶為我多難

秃髮烏孤

秃髮利鹿孤

秃髮儋檀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交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秃髮因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秦始皇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旰食後為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即思復鞬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脩鄰好呂光遣使署為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脩明境內無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而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上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

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為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擊乎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懼威廬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皆叛邇既乖違遠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將符渾曰大王何不振旅並言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為天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年號太初曜兵廣武攻克金城光遣將軍竇賈苟來伐戰于街亭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來奔烏孤更稱武威王後三歲徙

于樂都署弟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俾檀弓直騎
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為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傑隨
訓郭倖西州之德望楊貞衛勳承明郭黃郭奮史高鹿出高
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
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
孤從容謂其群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軋
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
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二者何先楊統進曰軋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
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已千里伐人糧運懸絕且與我鄰
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幸也呂光衰老嗣紹冲闇子纂
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刃解宜遣車騎鎮浩
亶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
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
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
并之志段業為呂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氏池張掖穀麥
而還以利鹿孤為涼州收鎮西平追俾檀入錄府國事是歲烏孤因酒
墜馬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群下曰方難未靜
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偽謚武王廟號列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即偽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徙居于西平使記
室監麴梁明聘于段業之曰貴主先王創業啟運功高先世宜去國
之大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
懿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
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
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胤
已為是紹兄為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
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漢口既逾年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和二
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內侯呂纂來伐使俾檀距
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俾檀下馬據胡床而坐士眾心

乃始安与篡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篡西擊段業偃檀率騎一萬乘虛
襲姑臧篡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偃檀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鍾鼓以饗
將士耀兵于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軻歸為姚興所敗率騎數
百來奔處之晉與待以上賓之禮軻歸遣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
俱延言於利鹿孤曰軻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
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越逸之路
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軻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
可以誠信託也俄而軻歸果奔于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軻歸
果叛鄉為吾行也延追軻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二年龍見于長
寧麒麟游于綏羌於是群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錡勿
論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
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貶
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
鑒不遠宜置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

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筭以縻之如其敵疆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
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偃
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為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
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耻為叛臣以見明主偃檀
曰卿忠臣也以為左司馬利鹿孤謂其群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
統自負乘在位三載于茲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
俗尚多凋敝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且且所
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
中史嵩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為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
怨今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徙戶為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
剋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為無用之條非所以
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老曰德
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太玄沖趙誕為博士祭酒以教胄
子時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

望徵之利鹿孤餞桓于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
歧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晞其翼
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
逞卿才力善言助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
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
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遣傳檀又攻呂隆昌松
太守孟禕于顯美剋之傳檀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賞之所先守迷
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王門埽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
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剪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
懲不恪况禕蔑爾敢距天命豐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
於此荷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圖
之傳檀大悅釋其縛待以客禮徙顯美麗軒二千餘戶而歸嘉禕忠
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亡聖朝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爲人守而
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傳檀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四

義而許之呂隆爲沮洳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群下議之尚書
左丞婆衍嶮曰今姑臧饑荒殘敝大穀石萬錢野有青草資食無取蒙
遜千里行師糧運不屬蜀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
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傳檀曰嶮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
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
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傳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傳檀徙
涼澤毀冢五百餘家而歸利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
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葬于西平之東南僞諡曰
康王弟傳檀嗣

傳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傳檀明識幹藝非汝等輩
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傳檀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
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
軋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
鹿孤命殺之傳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

昭恕頃襄之逝熾殷君雖逃叛孝心可加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殷石又奔允街僂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僂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僂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曰隆于姑臧僂檀攝曰昌松魏安二戎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久歎曰光時自涅河太守入為尚書郎見僂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逆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僂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為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鄉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无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僂檀曰鄉魚首子劭之儔恨不与卿共成大業耳僂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為國藩屏檀興兵衆輒造大城為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迹勅寇南則逆

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陞忽以為嫌興笑曰鄉言是也僂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僂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戶僂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于氐池蒙遜嬰城固守艾其禾苗至于赤泉而還獻興馬二千匹羊三萬頭興乃署僂檀為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僂檀率步騎二萬次于五澗興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僂檀曰吾得涼州二千餘家情之所寄唯鄉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僂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迹之略為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脩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僂檀大悅賜敞馬二十匹於是

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高聘于姚興
興謂高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高曰車騎積德河西
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彝倫之常
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高曰使河西雲
擾呂氏顛須者實由車騎兄弟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
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
尚孤城獨守外逼群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
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筭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
悅其言拜騎都尉僂檀謙群寮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
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為貽厥之資萬
世之業秦師濟河淮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
泉身死于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銜壁秦雍寬
饒有言富貴無常勿心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
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僂檀曰非君無以聞謹言也僂檀

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以宗敞為太府主簿錄記室事
僂檀僞游澆河龍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戶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
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闕于方亭遂伐沮渠蒙遜入西陝蒙
遜率衆來距戰于均石為蒙遜所敗僂檀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
西郡蒙遜攻西郡陷之其後僂檀又與赫連勃勃戰于陽武為勃勃所
敗將佐死者十餘人僂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為追騎所得僂檀懼東西
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入于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
率其屬蜀二百人叛僂檀於北城推梁貴為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
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
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內武旅正爾相尋
目前之危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
之軍諮祭酒梁哀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僂檀悉誅之姚興
以僂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
僂檀與宗論六國從橫之規三家戰爭之格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

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才經略名教者不必
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
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禪豈足為多也
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頽偃檀權詐多方憑
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眾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
何足剋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
之役偃檀以輕勃勃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群臣無
偃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斂成等
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為弼等後繼遣偃檀書云遣尚
書左僕射齊難計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偃檀以為
然遂不設備弼眾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
曰汝違負盟誓言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為涼鬼何降
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為內應
候人執其使送之偃檀欲誅其元首前軍伊刀延侯曰今疆敵在外內

有姦豎具交勢跋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偃檀從之殺五千餘
人以婦女為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斂成縱兵虜掠偃檀遣
其鎮北俱延鎮軍斂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
弼固壘不出偃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游欲以持久斂成之會兩其堰壞
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于歆欽等五人
挑戰于涼風門弦未大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斂
成遣使謝偃檀引師而歸偃檀於是僭即涼王位赦其境內改年為嘉
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為王后世子武臺為太子錄尚書事左長
史趙晁右長史郭倅為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為太尉鎮軍斂歸為
司隸校尉自餘封畧各有差遣其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
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
蓋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偃檀將親率眾伐蒙遜趙
晁及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
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脩德責躬可以寧吉偃檀曰蒙遜往年

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等勇力待時將報東門之耻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虜象若見事不言非為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傳檀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距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可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傳檀怒鑠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既而蒙遜率衆來距戰于窮泉傳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為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為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為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困于平城以婁敬為功表紹敗于官渡而田蚡且為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蚡且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傳檀謝之曰卿孤之著首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徵東苑之戮悉皆礮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傳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劭歸及子他為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歸右衛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傳檀懼為蒙遜所滅又慮奇鎮剋嶺南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傳檀始出城焦謚王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二千餘家保據南城謚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謚為涼州刺史降于蒙遜鎮軍劭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來伐傳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剋遣使謂傳檀曰若以寵子為質我當還師傳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為持久之計群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為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傳檀遣其太子武臺距之為洛干所敗傳檀又將伐蒙遜耶川護軍孟暄諫曰蒙遜初并姑臧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藿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嶮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

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之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
方盛將士勇氣自信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
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
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偃檀敗績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偃
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蒙遜乃歸久之遣安西統帥耀兵西境
蒙遜信西平徙戶掠牛馬而還邯川護軍子盭表鎮南隍河太守文支
荒酒復諫不郵政事偃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
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脩來偃檀乃召文支既到讓之曰
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荷負大業顛隕如是胡顏視世雖
存若隕庶憑子鮮存衛藉文種復吳鄉之謂也聞卿唯酒是耽荒廢
庶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邯川人
衛章等謀殺孟恒南啓乞伏熾殷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
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盭誘章等飲酒殺罕
餘人盭懼熾殷石軍之至馳告文支支遣將軍匹珍赴之熾殷石軍到城

正日九二十六

六

聞珍將至引歸蒙遜又攻樂都旬不剋而還鎮南文支以隍河降蒙
遜徙五千餘戶于姑臧蒙遜又來伐偃檀以太尉俱延為質蒙遜乃引
還偃檀議欲西征乙弗孟盭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熾殷石北迫
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剋後患必深不如結盟熾殷石通糴
濟難尉喻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於
苞桑推陛下圖之偃檀曰孤將略地鄉無沮眾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
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且夕所慮
唯在熾殷石彼名微眾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
無使失隊偃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殷
乘虛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武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
宜聚國人於內城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武臺
曰小賊首取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武臺懼晉人有二心也乃召蒙
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盭泣曰熾殷石不道人神同憤盭等進則荷
恩重遷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効有何猜邪武

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旬而城潰
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偃檀謂衆曰今樂都為熾般所陷男夫
盡殺婦女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籍之弗之資取契
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歸熾般便為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
他懷抱中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
士皆散唯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偃檀
曰蒙遜熾般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
其身何其痛也蒙遜與五名齊年比熾般姘好少年俱其所忌勢力莫
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
北者戶墜一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
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般唯陰利鹿隨之
偃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
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義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
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勒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

三言二六

遠猷審進止之筭偃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
我去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偃檀至西平熾般遣
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般偃檀將討
賢政固守浩置不下熾般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聞孤城獨
守何所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
為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
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委付
之重竊用耻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般乃遣武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為
國儲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
既而聞偃檀至左南乃降熾般以偃檀為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
為熾般所鳩左右勸偃檀解藥偃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
十在位十二年偽謚景王武臺後亦為熾般所殺偃檀少子保周臘
于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沮渠蒙遜久之
歸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

鉞昌松公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俾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
義熙十年滅

史臣曰禿髮累葉酋豪擅疆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候滿月而
窺兵乘折膠而縱鏑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苻淖之策治兵以
討不賓鹿孤從史嵩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疆
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俾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摧呂氏筭無遺
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縱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
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劓於赫連覆國喪
身猶為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谿
異代同仁其於俾檀見之矣

贊曰禿髮弟兄擅雄群虜開疆河外清氛分西土俾檀傑出騰駕時
英窮兵黷武喪國頽聲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小子也母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群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為涇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暉嗣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叛堅將苻柳起兵袍罕將應之德勸暉乘釁討堅辭言博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暉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未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失後遇暉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為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為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暉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暉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暉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暉

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中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且乘其弊以復社稷暉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群臣咸以為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詠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白愛燕趙之士樂為燕臣也今永既建偽號扇動華戎致令群臣從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一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嗣位以德為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摠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討之別駕韓諱進曰古又先使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

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可未脩敵來无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无所掠久則三軍靡食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骨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呈自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參母兄之間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劄慕容詳又偕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与太史令高曾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天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二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群臣議以慕容詳偕號中山魏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

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群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為丞相領冀州收承制南復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魚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授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恋舊之士有所依憑庶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卒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舡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父流漸凍合是夜濟師且魏師至而水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為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慕容輿拔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為已瑞及此潛謀為亂事竟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

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留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工人神曠主故權順群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且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用巾私第卿等以為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使耳慕容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无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况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去且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倫之事思雖无申育哭秦之効猶慕君負不生莽世德怒斬之

晉南陽太守閻丘羨寧朔將軍邵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師以管城德遣其出軍慕容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靳瓌初符登既為姚弋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保會莢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與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无十成衆不過數万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屠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洩乃引晉軍至管城與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友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為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万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符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疆敵退无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

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慕輿護封逞韓諱等固勸攻滑臺潘
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疆秦此一國者未可
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无峻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
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
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塞之
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
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
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
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一漢之有關中河
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
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而虛
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
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
以撫之存問高年軍无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

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
者十餘万自琅邪而北迎者四万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
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啓聖
事彰中錄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
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列衣冠戰碎
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乱淄川太守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
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龍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
越割剥黎元天戈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斷曰阻王略故以
七州之衆二十餘万巡省代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
无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剋不移朔况以万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
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万皆烏丸突騎三河
猛士奮劍與夕火争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
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
死於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擒於後趙段龕龍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

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
敗滅必無遺灰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
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
于德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渾衆軍
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
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如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
人竊為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
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為建平
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為司徒慕容拔為司
空封孚為左僕射慕容輿護為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
封暹觀省風俗所在大享將士以其妻段氏為皇后建立太子官簡公
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為太子生後因讎其群臣酒酣笑而言
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
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

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為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
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无
戲言忠臣无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
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夕直士矣德母兄光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
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君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為
効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烏之情張華進
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
重之死况為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為君迎親為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
實忠孝乃以雄為平原今弘至張掖為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
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
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
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
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
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譙庶老于申池北登社

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南山置鹽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黃瑒率衆攻端門殿中師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標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諱上疏曰二寇逋誅國耻未雪關西為豺狼之藪楊越為鴟鴞之林三京社稷鞠為丘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嘗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薄養矜遷萌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懲黎庶之息肩有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越今群凶僭逆是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

為雪耻討寇之資退為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陰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藉依託城社不懼燠燒公避課役擅為姦究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萌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異裨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綰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諱為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陰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鄉食宴垂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魚豢曰齊魚豢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拍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

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荅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鏢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劭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于茲桓玄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拍臨江會必望旗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疆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寧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桀復起梟

五日記二十一

七

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既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葑曰京墟穢每尋不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况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自繕甲待釁為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逋孽然後宣布溥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且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卻克分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荅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雖則萬險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為前鋒慕容鍾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剋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

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為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為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即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為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偽謚獻武皇帝

慕容超

慕容鍾封孚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妾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要背帶九圍精彩

秀發空正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為嗣故為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為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偽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為皇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麴仲為司空潘聰為左光祿大夫封嵩為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因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且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違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為兗州鎮南

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
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
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
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
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
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尋遣慕容
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
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群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
鬱豎育士振恐人懷思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龍衣廣固範知而攻之凝
奔梁父範并其眾攻梁父剋之疑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鎮剋
青州鍾殺其妻子為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
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
境內曰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非有
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為本既不能道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

卷一百一十八

大聖猶咎繇作士刑之不可已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
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牆豐發遂戎
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脩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
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尊轅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
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經之先聖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垂度今犯
罪彌多死之者稍眾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既廣懲慄尤深先壽建中興
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奏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
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
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无親此大亂之道也轅裂之刑身者之戮雖
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轅著之春秋哀公之身爰自中
代世宗都齊亦愆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
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久而受封叔
孫通以制儀為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
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群下多不同乃

止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為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
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高祖不
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
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
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
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
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
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為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
脩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申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
矣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
也欵然而附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為當專以孝節為母屈也範曰
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
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
尚謙冲便至於誕苟折行人殊以吳晉爭盟勝薛競長恐傷大秦堂

堂之盛有損皇燕魏之美彼我具失竊未安之與怒曰若如卿言
便是非為大小布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
願陛下體訪親之道需沛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西貝生自謂過之今不及
矣於是為範設舊父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
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况爾日龍潛鳳戢和
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
者也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自梁
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為母屈耳古之帝王尚
賙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
然後歸之興立息乃變遣使聘於超超遣其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
元入長安送大樂伎二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
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
來庭廢興之兆見于此矣業曰自古帝王為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
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摠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

此其兆乎與怒曰昔齊楚競辯一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
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遣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
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與善之於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追尊其父
為穆皇帝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為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
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圓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
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
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弊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
譴責員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女水
竭河濟凍合而漏水不冰超正旦朝群臣于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佯不
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諱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
三衣片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
不可結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穀
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
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

五樓記二十八

四

衛將專摠朝政兄歸為冠軍常山公叔父頹為武衛與樂公五樓宗
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
為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勲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
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亦
國戚藩輔豈愚欺惟陛下圖之超怒不荅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
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為濟南太守入為尚書左丞時
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
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討之超引見群臣于東陽殿
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
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
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
辛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
壁清野以待其虜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
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莠苗守城以全性

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疆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
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
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為便宜出
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
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為
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
能芟苗守嶮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
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苜梁父二戍脩城
隍簡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
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
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且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
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李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
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暉眾又
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

五
五

綱之師于姚興慕容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群臣謝
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事而專固自由西復水不收悔將何及
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
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既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群臣解心士
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
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塞帛官軍餌令
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為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
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表雖
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二國運橫勢成唇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
自古之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使援
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且遣之援以濟時艱於是
遣範與王蒲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
若得張綱為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于裕裕令綱
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

華中丞封愷並為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遺裕書請為藩臣以大峴為界并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與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為散騎常侍遺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強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異臣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弊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且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強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群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將士

五

六

文武皆有迂授超幸姐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疑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疑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為虐戰士疴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弃舜降位轉禍為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劔決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綱為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為飛樓懸梯木幔之屬蜀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眾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為裕軍所執裕數

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劭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為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盧鍾抑已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封孚字處道渤海脩人也祖俊振威將軍父放慕容暉之世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閭渾渾表為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為慶喜於得卿也常外撓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博納其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辟多違舊章軌憲日頽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斬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心厲宜雁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暮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于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于世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倣儻之雄姿韞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謹言而勵已觀其為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朝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勳戚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啓天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為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贊曰德實姦雄轉敗為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佐祚撓其國步廟失良籌庭悲霑露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焉蒙遜博涉群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滑稽善權變梁配呂光比晉哥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會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麴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老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諂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苜蓿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方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將大寶賈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老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乃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井祥以盟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為使持節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為神璽元

年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蒙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蒙遜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昌呂孟敏以敦煌降業業封蒙遜臨池侯呂弘去張掖將東走業議欲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為弘所敗業賴蒙遜而免歎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為之築家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為呂纂所敗蒙遜懼業不能容已每匿智以避之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庸為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業請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強有窺覲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

卯之危業白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業憚蒙遜
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叔益生為酒泉太守蒙遜為臨池太守業明
下侍郎馬權雋爽有逸氣武略過人業以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甚見
親重母輕陵蒙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
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之才信讒愛
佞無鑒計之明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
男成曰業羈旅孤飄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我北有之
不祥乃止蒙遜既為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為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
大志懼為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
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
期日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
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從與臣克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
朝死蒙遜必夕發七詐言臣死說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
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眾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

君能為執仇乎且州土兵亂以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為
陳吳耳而信讒多已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卧觀使百姓離於塗炭男成
素有恩信眾比皆憤泣而從之比至氏池眾逾一萬鎮軍臧莫孩率部
眾附之羌胡多起兵響應蒙遜壁于侯塢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
之于內至是謝而赦之使與武衛梁中庸等攻蒙遜業將王豐孫言
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很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
曰吾疑之久矣但無昂無可以討遜豐孫言既不從昂至侯塢率騎五
百歸于蒙遜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
呼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一已為貴門所推可見餘命
投身嶺南庶得東遷與妻子相見蒙遜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
有尺牘之才為杜進記室從征塞表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群
下擅命尤信卜筮識記巫覡徵祥故為姦佞所誤隆安五年梁中庸房
曷田昂等推蒙遜為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太守其境內
改元永安署從兄伏奴為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挈為建忠將

軍都谷侯田昂為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為輔國將軍房畧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騰謝正禮為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呂隆于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于興以通和好蒙遜以呂隆既降于興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李文盛乃遣建忠挈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于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悅拜潛張掖太守挈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挈私於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違離桑梓受制於人輔國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虛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群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豕涉西裔戎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尸不粒食可蠲省百佷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及地利時采中庸為西郡太守西奔李文盛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躰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尤之乃尺歸其妻女子蒙遜下令曰養老乞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邑之美况孤寡德智不經遠而可不思聞謹言以自鏡哉內外群僚其各搜揚賢雋廣

進芻蕘以匡孤不逮遣輔國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姚興遣將齊難率眾四万迎呂隆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綱紀百姓乎自今自殺蒙遜龍襲狄洛盤若于番禾不剋遷其五伯餘戶而還姚興遣使人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興亦拜禿髮傉檀為車騎將軍封宿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為侯者何也構對曰傉檀輕狡不仁欵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即叙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動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扶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俊元勳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歆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時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

梁言於蒙遜曰辛酉金也地動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旣前之徵時
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西郡
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為右長史寵踰功舊張掖太守句呼勒出
奔西涼以從弟成都為金山太守羅仇子也鄯為西郡太守麴粥子也
句呼勒自西涼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于丹嶺北虜大
人思盟率部落三千降之時木連理生于永安永安令張掖上書曰
異枝同幹遐方有齊化之應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
祥大同之美徵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濟時所致豈吾薄德之
所能感也蒙遜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偃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
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偃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
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偃檀謂吾遠來疲
弊必輕而无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
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偃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及偃檀南奔樂都
魏安人焦郎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三萬攻郎克而有之鄉良文武將

二音九十九

士于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敦煌張穆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擢拜
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以其弟如等為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
鎮姑臧旬餘而卒死又以從祖益子為鎮京將軍護羌校尉秦州刺史
鎮姑臧俄而蒙遜遷于姑臧以義熙八年借即河西聖位大赦境內改元
玄始置官僚如呂光為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城闕諸觀立其于政德
為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偃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偃
檀湟河太守文支據湟川護軍成宜侯率眾降之署文支鎮東大將軍
廣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為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為
湟河太守蒙遜下書曰古先哲王即期撥亂者莫不經略八表然後光
闡絕風孤離智非靖難職在濟時而狡虜偃檀鴟峙舊京毒加夷
夏東苑之戮酷甚長平邊城之禍害深檢狃每念蒼生之无辜是以不
遑啓處身疲甲冑躬倦風塵雖傾其巢穴偃檀猶未授首偃檀弟
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彼重藩請為臣妾自西平已南連城繼順惟
偃檀窮獸守死樂都四支旣落命豈久全五緯之會已印清一之期無

賒方散馬全山黎元永逸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蒙遜西如茗薈遣冠
軍伏恩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二虜大破之俘二千餘洛而還蒙遜寢
于新臺關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子孟氏擒斬之夷其族蒙遜母
車氏疾篤蒙遜并南景明散錢以賜百姓下書曰孤庶馮宗朝之靈軋
坤之祐濟否剝之運會拯遺黎之荼莩上望掃清氛穢下冀保寧家
福而太后不豫涉歲弥增將刑獄枉濫衆有怨乎賦役繁重時不堪乎
群望不繫神所譴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戢而車
氏死蒙遜遣其將運糧于涅河自率衆攻剋乞伏熾磐廣武郡以運糧
不繼自廣武如涅河度浩晉熾磐遣將乞伏暉左寅距蒙遜蒙遜擊
斬之熾磐又遣將王衡折斐翹景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且戰
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翹景奔還蒙遜以弟漢平為折衝將
軍涅河太守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詔始且朝廷休問
報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于南裔蒼生沒于醜虜
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表宅心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

九

五

雋謬為河右遺黎推為盟主且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嶮執義不回
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詔始且朝廷休問
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為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巨
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比且奮劍而起衆无一旅猶能成配天
之功著車攻之詠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荆揚之銳而可垂拱晏然棄二
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軫剋復有期且請率河西戎為晉右翼前驅
熾磐率衆三萬襲涅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斬
級數百熾磐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崔昶將軍段景密信招熾磐
昶復進攻漢平漢平納昶景之說面縛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
上三日不下衆寡不敵為熾磐所擒熾磐怒命斬之昶暉諫曰仁臨
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在熾磐所
以為高昌太守為政有威惠之稱昶頗以愛財為失蒙遜西祀金山遣
沮渠廣宗率騎二萬襲烏啼虜大捷而還蒙遜西至若薈遣前將軍

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蒙遜率中軍二萬繼之卑和虜率眾迎
降遂循海而西至監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印其中書侍郎
張穆賦焉銘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歸蒙遜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及
時苗碧原青野條為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寃獄乎復繁賦車上天所
譴乎內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
下翌日而澍雨大降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於
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是顧謂左
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
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蒙遜為李士業敗於解支澗復收散卒
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漢且旋師以為
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其群下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
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官者以匪躬為務受任者以忘身為効自
皇綱初震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章
或公文御按在家卧署或事无可否望空而過至令黜陟絕於皇朝駁
議寢於聖世清濁並流能否相雜人无勸競之心苟為度日之事豈能
憂公志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迹寧泰宜肅振綱維申脩舊
則蒙遜納之命征南姚艾尚書左丞房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
肅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
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只今年當有所定但太
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
計在臨機慎勿露也遂攻浩亶而虵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
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少子川巖聞李士
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
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亶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
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壞城遂進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无私焉
以子茂虔為酒泉太守士業舊臣皆隨才擢叙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
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
十六在為位二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為魏所擒合三十九載而滅

史臣曰蒙遜引自夷陬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仇弼之冤推
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白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
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贊曰光猜人傑業忘時賢游飲自晦匿智圖全兇心旣逞偽績攸宣
挺茲姦數馳競當年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劉聰
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
盧川為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為諸部之雄石
季龍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內符堅以
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強
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辰令其子力侯提距戰為魏所敗魏人乘
勝濟河剋代來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於
魏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戎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
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
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為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
於路送於姚弋高平公沒弈于弈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鬢
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與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
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與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
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與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
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
助沒弈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眾二萬配之使為伐魏
偵候姚弋固諫以為不可與曰卿何以知其性氣弋曰勃勃奉上慢御
眾殘貪暴无親輕為去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與乃止頃之以勃
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
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嶠獻馬八千匹于姚弋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
其眾三萬餘人偽獵高平川襲殺沒弈于而并其眾眾至數萬義熙
二年僭稱大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曰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
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長兄右地代為丞相代公次兄力侯提
為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為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征南將軍
司隸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韃為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為征
北將軍尚書右僕射自餘以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

衆萬數千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戎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
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
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
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三吾大業草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
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
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拔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
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
死後徐取長安姚胤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
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
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求婚
於秃髮俥檀俥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于支陽三
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俥檀率千
衆追之其將焦朗謂俥檀曰勃勃天姿雄鷲御軍齊肅未可輕也
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知足且圍北渡

王記卅

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俥檀將賀連怒曰
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
若山窟壘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厲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天軍臨之必
去朋魚潰今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俥檀曰吾追計
決矣敢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湯武下陝擊凌埋車以塞路俥檀
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
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為京觀號髑髏臺還于嶺北勃勃
與姚興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將齊難
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
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杖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于木
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二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
勃勃於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又率騎二萬入高岡及于五井掠平
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
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偽退設伏以

待之興遣其將姚渝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勃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為所傷於是搥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為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勃勃又攻回將金洛生于黃石固弥姐夏地于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遣其尚書金纂率騎一萬攻平涼姚興來救纂為興所敗死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興將姚廣都于定陽剋之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為軍賞拜廣都為大常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清水城壽都奔上邽徙其八萬六千家于大城是歲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姚興將姚詳棄二城南奔太蘇勃勃遣其將平東鹿奕于要擊之執詳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其年勃勃率騎二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嵩戰于三月石北原敗之降其衆四萬五千獲戎馬二萬匹進攻姚興將党智隆于東鄉降之署智隆光祿勳徙其三千餘戶于貳城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暉常與漢魏為敵國中世不競受制於人逮朕不自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為何如買德曰自皇晉自失統神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懷問鼎况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朝野神武超於漢皇聖略邁於魏祖而不於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軍師中郎將乃赦其境內改元為鳳翔以吐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為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父也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莫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其珍之復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

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於是議討之伏熾磐若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若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猶耻為之而况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如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為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為子是為徽赫實與天運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為氏庶朕宗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立其妻梁氏為王后子瓊為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又攻姚興將姚達于杏城旬剋之執達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沮渠蒙遜曰自金吾日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為長蛇之墟秦隴為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為茂草蠢爾群生罔知憑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还道

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无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无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昔一交而懷傾蓋之願息風塵之誓同克濟之誠勦力一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既清則並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无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勃勃聞姚泓將姚嵩與氏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為盛所殺勃勃攻上邽旬剋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其將姚良子及將士万餘人以其子昌為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兵五万據安定降于勃勃以儼為侍中韜為尚書留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千進攻泓將姚謏于雍城謏奔長安勃勃進師少郿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苟兒以城降泓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群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

當剋之又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軔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鎮北鎮成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鎮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為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微為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為書曰封以荅裕裕既見其文而竒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爽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還統萬裕留子義直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為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峻陝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主師矣義直獨坐空城逃竄无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

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瓚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南斷孟浪勃勃率大軍繼發瓚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直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眾逆戰不利而退屯劉迴堡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城逐殺之義真又殺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于城中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瓚夜襲長安不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絕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為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於灊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瓚率眾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劼恩義真司馬毛脩之於青泥積入頭為京觀於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李勰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効可謂筭无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勰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劼於潼關之曹公故壘劼之執齡石及劼送于長

安群臣乃勸進勃勃曰朕无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北庶自枕戈寢甲十
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之末葉將明揚
仄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薄德所
膺群臣固請乃許之於是為壇于灊備即皇帝位赦其境內改元為
昌武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二万攻晋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
祖奔于洛陽以侯提為并州刺史鎮蒲坂勃勃歸于長安徵隱士京兆
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
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
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群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
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吳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與我
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万
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
臺以瓊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万以宮殿大成
於是赦其境內又改元曰真興刻石都南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
必建不朽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无穷之祚昔在陶唐數終厄運我
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
河夷一元之窮火拯六合之沉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
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啓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
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无常夷數或屯險
王桀不綱網漏彫氏用使金暉絕于中天神轡輟于促路然純曜未渝
慶縣万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覃崑山之外密網遐
張則東徂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二統迭制於崑函五德革
運於伊洛秦雍成篡弒之墟周豫為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王有常尊
於上海代晏然物无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眾百有餘万躍馬長驅鼓
行秦趙使中原疲于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為日久矣是以偏師暫擬涇
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卓平陽挫漢祖之銳雖霸王繼蹤猶朝日之升
扶桑英豪接踵若日月之登濛汜自開關已來未始聞也非夫十世與
亂坤比長鴻基與山嶺齊固孰能不枝於千葉重光於万祀履寒

霜而踰榮蒙重氛而弥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
出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來俯順時望龍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
鳳翔天域則威聲格于八表屬茲雄鼎峙之秋群凶嶽立之際昧且臨
朝日肝志膳運籌命將舉无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无戰故爲秦以
三世之災與喪魂於閼隴河源望旗而委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礼著於
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與武功並宜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
風弘著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
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北流左何津而右重塞
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縣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絕之狀固
以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迺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
規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洛寢闈闔披霄而山
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可
以陰映万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
閼風之誇石上然宰司鼎巨群黎士庶僉以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
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入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恒嶽九域
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露寢之
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万仞玄棟錢視若騰虹之揚
眉飛簷舒舒若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啓矣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一
御之位建温宮膠葛涼殿崢嶸絡以隨珠絳以金鏡璫璫望互升於
表而中无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内无寒暑之別故善目者不能
爲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
乃尋名以求類跡狀以効直據實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弥之室
塔帝釋刀利之神宮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
詩人閼宮有恤而頌聲是作况乃大微肇制清都啓建軌一文昌舊章
唯始咸秩百神賓享万国群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
之管絃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讚頌美俾皇風振於來葉聖庸
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
生德格玄穹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五常夷敷

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世葉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
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軋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
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群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
王者常經乃延輸爾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勝形庶人子來不日而
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樹連隅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
離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崇明仰準軋儀懸蕙風閱飛軒雲垂溫室
嵯峨層城參差楹彫虫獸節鏤龍螭坐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襲著
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以厥章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五貽則
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其祕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名其南門曰朝宋
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明追尊其高祖訓兒曰元
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帝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
祖母符氏曰桓文皇后勃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
劍於側有所嫌忿使手自殺之群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
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蹶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二年而

西晉記三十

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偽位尋為魏所擒弟定僭號於平
涼遂為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載而亡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間肆慝控弦
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
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闢闢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與觀
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雄略
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蹶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
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贊曰淳惟遠裔名王之餘嘯群龍漠乘豐侵漁爰創宮宇易彼瓊
廬雖弄神器猶曰凶渠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晉書〔唐〕房玄齡等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8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203-1

I.晉… II.房… III.中國—古代史—兩晉時代—紀
傳體 IV.K237.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39481號

ISBN 7-5013-2203-1



9 787501 322039 >

書名 晉書(全三十六冊)

著者 〔唐〕房玄齡等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f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四一八·七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203-1 / K·568

定價 一三四〇〇圓

